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。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大概三十多年前，西方國家對日本社會經濟騰飛為之驚嘆，衍生了一系列文學著作，不少著名學者更認為「日本第一」。日本的職場文化自律勤奮，講求實事求是，注重團隊合作，讓西方嘖嘖稱奇。

時至今日，日本當年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的輝煌位置已經被中國所取代。就像三十多年前，西方國家由當初研究日本，到現在積極深入探討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，還有其勢要超越美國的創科實力。

最近，被譽為「矽谷風險投資教父」的紅杉資本主席Michael Moritz爵士在《金融時報》撰文，題為《中國職場文化將淘汰矽谷》。他在文中舉了些中國科企職場文化的例子，員工普遍都把時間精力全投放到公司，與美國崇尚作息平衡的一套形成強烈對比。

不是很多西方國家的記者真正明白中國文化，我通常看到這類型的標題時，都會略過，但我認識作者Michael Moritz爵士，很欣賞他對中國（尤其創業部分）的認識與見解，西方國家的認識就不在話下。數年前，他成為了科大的榮譽博士，並親身到科大為畢業生致辭，致辭中提到中國在創業及創新方面的發展。我們分別在美國與香港見面交流，他也是中港常客，通常都由三藩市直飛深圳，但還是喜歡住在香港。這讓我想起很多在矽谷工作的人都喜歡住在三藩市，香港跟大灣區的關係就像三藩市跟矽谷，香港應要明白和善用本身優勢。

紅杉資本是全球最有名望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，Moritz爵士眼光獨到，曾作多項成功的投資如蘋果及Google。過往十年，他一直投資中國科企如大疆創新，這位風投教父在全球財經舞臺絕對是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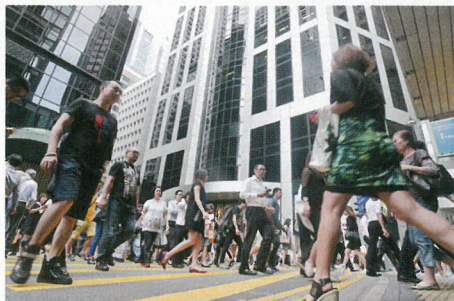
## 矽谷應借鑑中國？

足輕重。

Moritz在文中提到中國創科公司的管理層的加班文化，工時由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，每星期只休一天，甚至無休。除了放農曆年假及國慶假，平時基本上都不會主動申請假期。對矽谷初創企業的頭幾年來說，情況其實相若；但對中國科企來說，就算已經成立了十到十五年，走上軌道，他們依然保持這種戰鬥狀態。這年頭，西方追求的是作息平衡，例如增加待產假，或在辦公室增設多些休閒設備與空間。然而，Moritz認為這些「額外福利」會削弱社會整體競爭力。中國不斷壓迫自己成長，在世界舞台的實力增長迅速，有目共睹。Moritz總結，在中國步步逼進之際，西方那套職場文化或許快將變得落後。

回看香港，當我還年輕時，香港打工仔出名搏殺，無「朝九晚五」這支歌。今日，我們有最低工資，多了有薪假期，而且更着重作息平衡。有朋友說，香港的職場文化是外表西化，骨子裏卻奉行中國那套。後生一輩追求作息平衡，老一輩大概是習慣了從前工作為重的思想。

今天的社會較從前富庶，這個職場文化的天秤將側重在生活質素，而非金錢回報。然而，箇中挑戰在於我們能否拿捏得宜，追求作息平衡的同時，又不失經濟發展層面上的競爭力。當我們在這競爭激烈、瞬息萬變的世界不斷求進，香港社會要時刻謹記，不要令那天秤失衡。囑



香港打工仔既要保持生活質素，亦要保持經濟發展層面上的競爭力。